



楊 朔

東風第一枝

東風第一枝

楊朔

作家出版社

一九六一年·北京

插图：江有生

东 风 第 一 枝

编号 1542

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朝内大街820号)

字数 67,000 开本 787 × 1092 $\frac{1}{36}$ 印张 4 $\frac{5}{18}$ 插页 2

1961年12月北京第1版 1961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定价 1.00 37元

北京京华印书局印刷

新华书店发行

目 次

东風第一枝	1
西洋潮水	6
茶花賦	11
荔枝蜜	16
迎春詞	21
龙馬贊	26
秋風蕭瑟	32
漁 笛	38
雪浪花	47
迎志願軍归国序	54
历史的指針	58
鷹之國	62

詩 步	71
除文童話	78
歎 山	88
非 洲 鼓	97
生 命 在 号 召	106
卢 蒙 巴 不 朽	115
“ 世 界 之 王 ”	124
宝 石	132
鶴 首	138
櫻 花 雨	145
小 鼓	151

東風第一枝

正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頭一個春天。一開春，東風吹起來，吹得冰化雪消，立刻就要展開一片柳綠花紅的春光。曾經狂暴一時的朔風寒雪再也逞不得威風，眼看着失去立腳的障地。這是東風壓倒西風的時節。

東風吹開的第一枝花是什麼花呢？迎春花開的早，水仙花也不遲。可是都比不得那一枝出色的鮮花——這就是從中蘇人民心坎里開出來的友誼之花。

才是不久，慶祝我們建國十周年的焰火滿天飛舞着，現在緊接着又慶祝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簽訂十周年。十年以前，當春天第一次降臨到新中國的歷史上時，東風便首先吹開了這枝友誼之花。

十年來，在那廣闊無邊的中蘇國土上，在八億

五千万中苏人民的心口上，哪儿不开遍这种浓艳的花朵？

从黑龙江到珠江，从东海到满头白雪的昆仑山，不管是长江大河，高山平原，或者是黄沙漠漠的大戈壁，处处都可以看见苏联帮助我们建设起来的大工业。

正是由于中苏人民有着共同的理想，共同的斗争，中苏两国人民才会团结得象一个人似的。而在这种伟大同盟的牢固基础上，不但开放出十分艳丽的友谊之花，还开放出影响着人类未来的和平之花。

在极远极远的太古时期，地球上曾经发生过造山运动。人类生活进入二十世纪后，历史上也出现了翻天覆地的造山运动。本世纪初，苏联不就是一座空前未有的历史高峰，劈面立起？到四十年代末尾，又一座新的高峰形成了，这就是人民中国。这两座历史的高峰紧连成一体，结成坚不可摧的堡垒，迎头堵住战争罪犯一再想推进的侵略道路。还记得一九五八年底，我到加纳去参加第一次全非人民大会，许许多多非洲的代表聚集一起，十分热烈地讨论着非洲的独立自由问题。

一天清晨，我跟一位塞内加尔的朋友到花园里去散步，发现一枝并蒂开着的紫玫瑰花。

我说：“看哪，这恰好象征着亚洲和非洲。”

那位朋友却微微一笑说：“不，我觉得这枝并蒂花一朵是中国，一朵是苏联，恰好象征着自由、幸福、和平。你懂得么？”

我当然懂得，因为他曾经不止一次地向我表示：只有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，才是非洲人民争取独立自由的最可靠的朋友；只有中苏团结，才能最有效地保障全世界的持久和平。

这就难怪帝国主义总是把中苏两国看成眼中钉，处心积虑地妄想离间中苏的伟大友情，摧毁世界和平。他们一会儿叫嚣战争，一会儿又装扮成安琪儿的姿态，高谈和平。不久前日美新缔结的所谓“安全条约”正是帝国主义准备进行反苏反华战争的阴谋措施之一，严重地威胁着亚洲的和平。难道这种种阴谋能够得逞么？

中国有千万条河，苏联的河流也何止万千。河流虽多，条条河流却都通向海洋。中苏人民在建设自己的祖国时，每一分劳力，每一项成就，乍看起来不一定都紧相关联，最终却都通向那浩瀚

无边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海洋。中苏两国人民的国际主义友情也就象海洋一样深，一样广。有誰能在海洋上划一道沟么？就是一条浅浅的痕迹也划不上。沒有人能在海面上划一丁点痕迹，也就沒有人能损伤一絲一毫中苏人民水乳交融的友情。李白有句詩說：“抽刀断水水更流”。帝国主义妄想分离中苏伟大同盟的阴谋只是枉費心机，結果呢，也必然会象李白的下一句詩：“举杯消愁愁更愁”，落得陷进悲观絕望的深渊而已。

中苏同盟既然是人类历史上两座并肩而立的高山，形成全世界和平事业的巩固堡垒，那么，有誰能推倒这两座大山么？就是搖一搖也是痴心梦想。中国有句古語說：“蚍蜉撼大树，可笑不自量。”大树都搖不动，何况是大山。有这样的和平大山做保障，更有强大的社会主义陣营的存在，再加上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团结一致，如果战争狂人胆敢輕举妄动，发动战争，結果必然会被压在大山底下，弄得粉身碎骨。

我曾經多次在北京和莫斯科之間来往飞行。从北京往莫斯科飞时，飞到中途天就暗下来，再往西飞，天空却又漸漸透出亮光，赶到莫斯科，滿城

还有阳光。从莫斯科往北京飞时，半夜出发，刚飞不久，东方就升起一轮鲜红的朝阳。北京和莫斯科的时间相差五小时，自然会如此。但我每次看见这种景象，总有一种特别新鲜的感觉：在这两个伟大的国家之间，光明是永远照耀着的。

现在正当初春，东风吹得正猛。寒冬却不肯轻易投降，还要不断地向春天反扑。但这反扑是注定要失败的。我们深信总有一天，东风浩荡，一定会在整个地球上吹开灿烂耀眼的和平与友谊之花。

兩洋潮水

几内亚的首都科納克里緊座落在大西洋岸上，我們下榻的旅館又恰恰面臨着大洋，日里夜里，耳邊上總是響着一片風濤的聲音，使我覺得自己好象是沉到大西洋底；驚波駭浪从我身上滾過來，滾過去，一刻不停地沖洗着我。

沖洗我更厲害的却是另一種潮水。這潮水来自大西洋，也来自太平洋，兩洋的潮水交織一起，形成一派汹涌澎湃的大浪，這就是橫掃亞非兩洲的反殖民主義的浪潮。

現在，這個聲勢浩大的浪潮集中到第二屆亞非人民會議的會場上，濺起千萬簇浪花，每個浪花都是一聲強有力的呼喊。請听：這是来自朝鮮、越南、日本的呼聲；這又是来自阿尔及利亞、南非、怯尼亞、喀麥隆的呼聲。……這許許多多呼聲在响亮地要求獨立、自由、統一；要求帝國主義和殖民

主义者从他們神圣的国土上滚出去。多么雄壮的历史的浪潮啊！

殖民主义者却一味顛倒黑白，指責亚非人民的正义斗争是野蛮的暴力，到处花言巧語地宣传非暴力，想要从思想上綁紧被压迫人民的手脚，叫人家一生一世做他們溫順的奴隶。

究竟是誰在使用野蛮的暴力呢？长久以来，非洲曾經被称做“黑暗大陆”。这种黑暗正是殖民主义者所造成的。凡是到过加納首都阿克拉的人，都知道临海有座克利司庭斯堡，建筑得很华丽。城堡的下边便是个大地牢。早先，殖民主义者从內地捉到黑奴，趁着黑夜送进地牢，象貨物一样儲藏起来，等到装运奴隶的船开来，那些奴隶便被赶到船上去，运往美洲。不知有多少奴隶受尽残酷的虐待，死在地牢里。直到現在，每逢海风穿过华丽的城堡，发出輕微的声响，人們传说这就是死在地牢里的黑奴冤魂在啾啾地叹息。沿着非洲西海岸，象这样带地牢的城堡，到处都是。在白种殖民主义者眼里看来，非洲人民不过是些无知无識的牲畜，可以任意宰割。今天，殖民主义者虽然不敢明目张胆地販卖黑奴，其实照样在使用各

种各样惨无人道的暴力统治，企图使非洲人民过着象先前一样的奴隶生活。参加亚非人民会议的南非代表馬奇万曾經对我又气愤又沉痛地说：

“我們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，我們的生活却没有半点自由。我們腰里得揣着許許多多通行証，否則就寸步难行。假使你丢掉一种通行証，白种統治者也可以当作借口，抓你去从事非人的奴隶劳动。种族歧视其实就是一种变相的奴隶制度。我們起来反抗，白种統治者更显出劊子手的凶相，大量逮捕，甚而开枪打我們，連母亲怀里几个月的婴儿也不让活命，生生給打死了。”

請看，这是多么阴险毒狠的暴力手段！我們的記性并不太坏，还不会忘記前些年怯尼亚人民爆发“茅茅”起义时，殖民主义者曾經怎样把怯尼亚变成一个血流成河的大屠場。

鋼越炼越純，刀越磨越快。非洲人民在反复的斗争中看清一个真理：只有用革命的暴力才能消灭反革命的暴力。刚果素来以火山著名。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国家来的旅行家，常常喜欢向人夸耀自己亲眼看見刚果噴发的火山。东非的契里曼伽山更是个奇迹，座落在赤道綫上，一年到头

山頂上却積着白皚皚的冰雪。旅行家爬不到山頂，也要把旗子胡亂插到什麼地方，表示他們已經征服了這座雪山。現在呢，雪山崩裂了，火山也不止在剛果，而是在整個非洲都爆發了，噴射着自由與獨立的熔岩。

非洲人民已經深深懂得：只有通過鬥爭，才能得到徹底的解放。听听科納克里大會上的發言吧。這個號召向阿爾及利亞致敬，那個說：“阿爾及利亞不只为阿爾及利亞而戰，是為整個非洲而戰。”第三個又說：“阿爾及利亞才是我們鬥爭的榜樣。”不錯，阿爾及利亞，這個英勇不屈的民族，確實不愧為非洲解放的旗手，正在揮戈前進，替非洲人民開辟出一條真正革命的道路。

不過還得警惕，帝國主義是條蜥蜴，有時會變顏色；偽裝自己。美帝國主義不正在改變自己的保護色么？他們滿臉慈悲，裝出無限同情心，願意從經濟上援助那些所謂落後國家。他們散布和平煙幕，實際上干的却是些什麼勾當呢？怯尼亞的代表奧金卡·奧丁卡把他們剝得一絲不掛，原形畢露。

奧丁卡在大会上說：“……美國資本和金融集

团正在帮助白种殖民主义者镇压南非人民，帮助法国屠杀阿尔及利亚和喀麦隆人民，帮助英国在法尼亚建立军事基地。……不但在非洲，在日本等一些亚洲国家，也是美国资本把那些国家的人民绑在战车上，随时准备发动罪恶的战争。……”

其实在拉丁美洲，又何尝不是美帝国主义在作怪。特别值得惊叹的是南朝鲜、土耳其以及印度尼西亚的人民都接连爆发起波澜壮阔的反抗斗争。而在太平洋上涌起的浪涛中，现在正有一片空前高涨的大浪象山似的涌起来了。这不是一般的浪潮，这简直是台风卷起的海啸，连风加雨，震动天地。请看日本人民反对日美军事条约的激烈斗争，声势是那样壮大，不是海啸又是什么？历史发展到今天，从太平洋上掀起的潮水，已经跟大西洋上的潮水更紧密地交织一起，形成一派反帝的大浪潮，怒不可遏地冲击着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。

潮在涨，浪要涌得更高更猛。在这样反帝大浪潮的冲击之下，帝国主义的最后命运究竟会怎样呢？命运本身早就告诉你们。如果上帝有灵，现在就祈祷上帝宽恕你们的罪恶吧。

茶 花 賦

久在异国他乡，有时难免要怀念祖国的。怀念极了，我也曾想：要能画一幅画儿，画出祖国的面貌特色，时刻挂在眼前，有多好。我把这心思去跟一位擅长丹青的同志商量，求她画。她说：“这可是个难题，画什么呢？画点零山碎水，一人一物，都不行。再说，颜色也难调。你就是调尽五颜六色，又怎么画得出祖国的面貌？”我想了想，也是，就搁下这桩心思。

今年二月，我从海外回来，一脚踏进昆明，心都醉了。我是北方人，论季节，北方也许正是搅天风雪，水瘦山寒，云南的春天却脚步儿勤，来得快，到处早象催生婆似的正在催动花事。

花事最盛的去处数着西山华庭寺。不到寺门，远远就闻见一股细细的清香，直渗进人的心肺。这是梅花，有红梅、白梅、绿梅，还有珠砂梅，

一树一树的，每一树梅花都是一树詩。白玉兰花略微有点儿残，娇黄的迎春却正当时，那一片春色啊，比起滇池的水来不知还要深多少倍。

究其实这还不是最深的春色。且請看那一树，齐着华庭寺的廊檐一般高，油光碧綠的树叶中間托出千百朵重瓣的大花，那样紅艳，每朵花都象一团烧得正旺的火焰。这就是有名的茶花。不見茶花，你是不容易懂得“春深似海”这句詩的妙处的。

想看茶花，正是好时候。我游过华庭寺，又冒着星星点点細雨游了一次黑龙潭，这都是看茶花的名胜地方。原以为茶花一定很少見，不想在游历当中，时时望見竹篱茅屋旁边会閃出一枝猩紅的花来。听朋友說：“这不算稀奇。要是在大理，差不多家家户户都养茶花。花期一到，各样品种的花儿爭奇斗艳，那才美呢。”

我不觉对着茶花沉吟起来。茶花是美啊。凡是生活中美的事物都是劳动創造的。是誰白天黑夜，积年累月，拿自己的汗水浇着花，象撫育自己儿女一样撫育着花秧，終于培养出这样絕色的好花？应该感謝那为我們美化生活的人。